

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

吴亮 章平 宗仁 发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

吴亮 章平 宗仁发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吴亮 章平 宗仁发 编

MOHUANXIANSHEZHUYIXIAOSHUO

责任编辑：杨文忠 李郅高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2插页 239,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20,65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3.30元

编 者 的 话

新时期小说有哪些流派？这无疑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然而，试图划分出几个确凿无疑的流派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很难把某些手法实验上升为流派，而在于：第一，除了易于识别的现实主义倾向之外，八五年以来新潮小说中的各种倾向往往交相错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作出准确的划分和概括；第二，虽然某些创作倾向中已经具有形成流派的因素，有的倾向已形成流派，但是形成流派的因素往往处于萌动状态，形成的流派也往往隐而不彰，多数只能算作“潜流派”；并且，对各种倾向的概括也是众说纷纭，难以取得一致；第三，在急剧变化的创作势态中，很多作家经常改变自己的审美追求，以致人们试图从审美追求上划分作家群体并以“流派”称之为困难；一个作家的诸篇作品在审美追求上常常是不一致的，有的作家主观上的审美追求同笔下作品的实际状态也是不一致的。总之，能够被公认为流派的小说现象并不多，大量小说现象还处于混沌状态，没有获得作为流派的存在方式。不过，如果我们把流派确认为一定的审美品质同相应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在谐调状态中体现出来的某种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又是在具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中呈现出来，那么就会发现，确认流派的存在还是不无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过分咬文嚼字地把流派说成是必须具备诸般因素的派别，那么某些小说现象是不妨视为流派的。况且，在社会思潮和艺术时尚纷纭多变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流派已经难以寻找，甚至将不会再产生。从这种想法出发，我们编了这套流派小说选。如果这套选集能

提示出新时期小说中几种主要的审美倾向和追求，并且能让读者一览各类倾向的上乘作品（自然是不完全的），从而对新时期小说总体风貌和艺术实绩有个概略的了解，那么编辑、出版者也就于愿已足了。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流派的认定不是着眼于某种倾向被张扬的程度，而是着眼于某种倾向在导致某类现象上所起到的作用。（二）流派的认定不是着眼于外在形式和技法，而且着眼于内在审美品质同外在表达方式在谐调状态中体现出来的“全息性”审美追求，并且要有一定数量的佳作为基础。换言之，内在审美品质没有根本改变而只是在小说技法上出新，不作为一类小说现象来看待。（三）某些作品同作家本人的文学主张不尽一致，本书不是依据作家宣言和主张而是依据作品的实际状态将其归入某个类别。较复杂的、特征不明显或兼有多种审美品质和特征的作品，依据文坛上相对一致的看法，联系作家创作的一贯倾向及其文学主张，归入某个类别。

（四）鉴于新潮作家的创作和某些小说现象的形成多半是受国外思潮和流派的影响，所以划分小说类别时，适当考虑作家作品与国外流派的相对接近。但这并不是与国外某些流派划等号。事实上，某些小说现象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时甚至是很皮毛的方面）与国外某些流派接近而已，故这些小说现象的流派名称都具有借代性质。读者不能搬用外国文学流派的标准来衡量本书中某些类似派别的小说。为便于读者理解本书辑选的诸类作品的倾向及意义，在每类作品辑前加一评述文章。

这种编选工作毕竟是一种尝试，万难周全妥当。诚望得到批评指正。

编者

1988年3月

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

孟繁华

当我写下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我思考的范围只是这样一种文学现象，而绝不是一惊一乍或者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地惊呼什么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而理论的堕性常常在这里有所表现：为了概括的方便可以随便扯起一面旗帜，认为这就是什么。这种简便的方法充满了随意性，不见得有什么理论价值。而事实上，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文学的横的移植或借鉴，不仅负载着不同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内容，即使在形态上也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形，它绝不会是借鉴对象维妙维肖的翻板，这是常识。这里要谈论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同样如此。

八十年代的中国，确实出现了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但它们是否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流派，则应持慎重态度。我想，吴亮、章平选取了这样一个选本，无非是注意到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这一事实，把大体相似的作品集中起来，出于参照和把握的方便，而不见得断定这便是一个流派已经形成。概括的困难大概是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今理论界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家的一厢情愿往往要显得尴尬。而这里还要集中地谈论“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这一现象，不免有些冒险，好在我谈的是现象，因为它毕竟存在。编选者所选的作品就在后面。

魔幻现实主义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艺术批评家弗朗茨·罗于一九二五年发表的一本研究后期现代派绘画《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派·当前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中最早使用的。一九四〇年，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波特在《委内瑞拉的文学与人》一文中指出：“一直支配着短篇小说并永久留下其烙印的观点是把人看作现实主义材料中的秘密，一种对现实的富于诗意的猜测或否定。由于没有别的术语表达，不妨叫它魔幻现实主义”。^①从此，魔幻现实主义一词进入拉丁美洲文学，并很快被接受，形成了一个重要而庞大的文学流派。至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发展到高潮，涌现出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才华横溢的作家。

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研究和介绍，我国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但由于刚刚接触这一新的领域，一般介绍性的多，理论研究性的少，而且介绍也有些混乱，甚至有的连其内涵也出于臆测，对内发展的解说也很不一致，因此并未产生多大影响。魔幻现实主义真正产生影响并进入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实践，是哥伦比亚当代著名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中译本的发表之后。《百年孤独》可以说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之一，马尔克斯也因这部作品而荣获一九八二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七年这部小说发表之后，在欧、美两大洲引起强烈轰动，成为六十年代拉美“小说热”中的畅销书，再版一百余次，发行一千多万册，译成三十二国文字。一九七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阅读之后说：马尔克斯是“塞万提斯之后最伟大的语

① 《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41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版。

言大师”，堪称“当代的塞万提斯。”^①国际上许多文学评论家盛赞《百年孤独》是二十世纪用西班牙文写作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将它称为当代的《堂·吉珂德》，马尔克斯是“继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天才之后，继巴勃罗·聂鲁达之后最伟大的天才”，甚至说“他对西班牙语的贡献比塞万提斯还要大。”^②苏联《青春》杂志发表了专题述评，《文学报》等报刊译介过他的《百年孤独》等多篇代表作，《文学问题》发表了专门论及他创作的文章。^③智利青年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发表了《百年孤独》的仿作，^④我国也于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在西安召开了“马尔克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讨论会。”^⑤由此可见，《百年孤独》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

魔幻现实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拉丁美洲有许多土著民族，以印第安人为主。每个印第安部族都有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图腾、禁忌、巫术、仪式、宗教等等，印第安文化是魔幻现实主义形成的文化土壤。神奇的地域和生活现实，是魔幻现实主义形成的生活土壤；那里除了密林、草莽、荒原、绝谷、深山、大河等奇丽的风光外，还有虎豹、鳄鱼、蟒蛇、吸血蝙蝠、食肉植物等可怖生物。而拉丁美洲土著民族的宗教迷信，宿命观念、轮回思想等等，与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在反动政治压迫下产生的反抗情绪，批判精神，悲凉心境乃至绝望心理等相结合，便构成了魔幻现实主义产生的思想条件。

魔幻现实主义在艺术上的特征，首先是神奇的描写与现实的反映奇妙的结合。“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是魔幻现实

① 见《羊城晚报》1983年4月2日。

② 见《花城》1983年3期。

③ 见《外国文学动态》1982年12期。

④ 见《外国文学动态》1983年3期。

⑤ 见《外国文学》1983年6期。

主义在艺术上的本质特征；其次是打破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把现实的事物与非现实的事物交织在一起，三是打破时空界限，叙述可以轮回反复、结构时序并不一以贯之；四是大量使用隐喻、象征、暗示、预言等，以增强作品的神秘气氛；五是常有古老的民间传说和神话的插入，有时将神话与现实融汇在一起。

《百年孤独》体现了魔幻现实主义所有的特征，它受到整个世界的隆重礼遇，与它艺术上的代表性是分不开的。译介到中国之后，同样激动了读者，尤其是处在苦闷和寻找中的当代中国作家。

二

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一九八四年前后，大致是以团块状的结构向前涌动的，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多元并进的，当一个文学潮头激起一片浪花之后，随之而来便会掀起一阵大潮。这实际上是群体意识和权威崇拜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某种延续，是一种因袭的习惯心理在创作上的反映，从整体上说，是旧有文学观念的残余。“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这些已被认同的文学思潮，就说明了这一点，整个文坛的创作趋向大体一致，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群体意识的制约必然会使文学走向单一化。它倒是为理论的概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事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一些对自己的创作表示不满并认真进行了反思的作家，渐渐脱离了“群体”。一九八四年前后，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作家对创作苦闷的倾述，有的作家甚至暂时隐退和“消歇”了，但事情的转机也正出现在这里，只有当作家对旧有的创作观念和流行题材发生怀疑的时期，才是新的艺术之果孕育的时候。于是出现了视角不同的寻

根作家。这些作家自有不同的主张，这暂切不论，但他们要“奋力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要强化文学的民族性，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无疑是有意义的。中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是“四大发明”的故乡，以往我们沾沾自喜的心理也多出于此，它成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甚至停滞倒退的用于解嘲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一现象上表现了我们民族心理和现实的另一面：愚昧、落后、贫穷、荒凉。传统文化的重负使我们难以疾步前进。当“寻根”作家们在反思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的时候，痛感传统因袭给民族带来的负担。因此，他们极力想通过文学来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以启迪民智、唤醒民心。这种基于现实的和文化的心理欲求，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一拍即合。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当作家的有了心理和现实的积累之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介绍，成了“寻根”作家的创作的突发口和契机。他们在魔幻现实主义那里看到了适于表现我们民族文化和心理的方法。一九八四年之后，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出现了。

正象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方法上借鉴和融汇了西方许多现代派文学方法一样，中国的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也绝不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翻拍，它也融汇了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甚至有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手法。它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在思想倾向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普遍表现出的是对拉美各国现行社会制度及统治的不满，尤其对军人寡头政权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倾向；在批判民族传统文化消极方面的同时，又流露出了对土著民族文化的欣赏。很多作品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宿命论、悲观主义的思想倾向，同时有对人的原始欲望和性本能的崇拜。而中国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更多的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传统文化中消极方

面的批判，对愚昧和落后的痛惜，而绝不是欣赏更不是玩味，他们更注重的是表现自己的人生态度。神话、传说，在作品中的交织，夸张、隐喻、象征、荒诞等手法在作品中的运用，也是为了作品气氛的渲染和神奇效果的产生而制作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作家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显明借鉴。在表现手法和创作原则上都有不难察觉的痕迹。有的甚至连情节也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虽然当代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由于作家的生活领域、文化背景乃至个人素质的差别，呈现出了不同的色彩，但从整体上看，他们则从不同的方面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瑞典科学院在宣布授予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时，用词是相当慎重的，他们没有使用“幻想”、“虚幻”一类的词语，^①因为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幻想文学，也不是浪漫主义文学。这与马尔克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他与其他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坚持着创作源于生活的原则；认为文学不能单纯地是现实的翻板，对现实需要经过加工提炼才能变成文学的现实；作品中的神奇不是作者的幻想，而是对现实中真正存在着的神奇事物的叙述和加工，或来自当地的神话和传统观念；神奇不能妨碍主要情节合乎客观实际和逻辑性的发展，^②中国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整体上认同了马尔克斯的这些原则，但每个作家的具体情况又有很大的差别。

三

中国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莫言的家族小说，湖南作家的传统文化批判小说，扎西达娃的特殊地

^① 详见《外国文学动态》1982年12期。

^② 见陈光孚著《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9月版。

域小说。当然，这种粗略的界定是很不准确的。事实上，每种情况都有交叉和重叠，都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有民族的自省精神。这里只是出于说明的方便，才将它们相对区分，姑且用之。

莫言的家族小说是指他的《红高粱》系列。作品的素材来自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那是悠长的历史、肥沃的土地、先人的传说，是孕育《红高粱》的摇篮。莫言曾说：“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我的根在那里。”那里有“一辈子也写不完”的题材。在《红高粱》系列里，莫言把高密东北乡写成了一个“神话世界”，“让人的生活、人的命运在神话的氛围里展开”，这种整体上的构思，就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家族小说并不是讲述家族的盛衰过程，他创作的动机是“为了我的家族树碑立传”，他雄健地歌颂“我爷爷”、“我奶奶”，歌颂先烈的英魂，目的在于弘扬高昂的民族精神。

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莫言也毫不回避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和启示。比如在叙述方法上，作者无处不在，但又不是“全知视角”，而是在故事中穿来穿去。有时先将人物未来的事写出，这与《百年孤独》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红高粱》）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希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百年孤独》）

作品中那因强盗劫路而成就的传奇般的爱情，那从高粱深处传来的迎亲唢呐声，都象传说里的事情。而那浩浩荡荡，辉煌凄婉的、血样鲜红的红高粱意象，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让人感到神秘、久远，引发不尽的联想。莫言重构出的鲜活的、生气勃勃的民族生活内容，使他的创作明显地区别于其它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湖南作家的传统文化批判小说，指的是韩少功的《归去来》，叶蔚林的《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以及蔡测海的《古里鼓里》等作品。这些作品，着力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自省民族意识中的愚昧与落后，反思这些消极与落后造成的民族苦难。在痛惜中表现出了断然否定的态度。这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在思想倾向上有一致的方面。

《归去来》是一篇带有“形而上”意味的魔幻小说。一个叫黄治先的“我”，来到一个想象中的地方，村民们居然认真地将他认为是在此生活过的“马眼镜”，向他讲述着“马眼镜”在这生活时和离去后的种种情形。“我”无法分辨也分辨不清，于是半推半就地应付各种问话和问题。在故事的演进中，那里有纯朴的爱情、有沉重的叹息，有麻木不仁的感觉、有易于满足的欲望。那个想象中的地方正是现实中的环境，也是每个人生活的环境。只是我们时时意识到又时时忘却而已。忘却时，就象《百年孤独》中马孔多镇上的人们因忘却历史而丧失了记忆一样。村寨是贫困的、人是善良的、物质与精神都是贫乏的。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也真实去过的地方。愚昧与落后就象一个自我封闭的怪圈，很难从中逃离出来。作品最后的那声呼唤，让人感到极度的痛苦。

韩少功在写这篇作品时，用的就是“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手法。那个地方似乎很神秘，传统文化象阴影一样

沉重地罩在人们的心头，拂之难去。

《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与《归去来》表现的大致是一个主题原型。不同的是，《归去来》是幻想与现实的交织往复；而《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是对“现实”的直接描绘。五个少女为了逃避婚姻，居然兴致盎然地讨论起如何死法，如何“光明”，“雅洁”地死了去“花园”。五个少女真的集体吊死了，而其中两个少女的父亲居然为争夺吊死过五个少女的绳子争吵起来，“差点动了手。”

五个少女是否真的吊死在一根绳子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对传统文化的揭露和否定，对麻木不仁和愚昧的“痛苦不争”的痛惜。

在这些生活场景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沉醉于贫困之中，对现实无言地认可，心理结构仍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们。他们并不是看破红尘隐士的乐天知命，而是根本就什么也没有意识到。当城市生活已开始步入现代化的时候，那里仍是一片难耐的孤寂和痴呆，这是一种病态的现实。“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们的刚毅和决定，取决于人们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怎样利用他们具有的手段和能力，取决于人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自觉的能动性。”^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传统文化批判小说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它呼唤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呼唤人们从传统文化中解脱出来。

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特殊地域魔幻小说，在中国有相当的代表性。尽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很神奇，湘西的明山秀水与落后贫困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些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生长的沃土。但西藏独特的历史、奇异的地貌、神秘的宗教以及特有的伦理和习俗，虔诚的奉献等等，更适于施展魔幻现实主义

^① 见《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的表现方法。扎西达娃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他将神话和现实，宗教传说和风俗习惯交汇在一起，使作品带有一种浓重的藏族人民特有的生活气氛。而他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都选取了人物在路上行进的场景，都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路是古老而漫长的，寂寞而迷蒙的。它就象西藏的历史和现实一样，充满了不安和动荡，也充满了转机 and 选择。就在这条路上，交织着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宗教追求与尘世生活的碰撞，反映着西藏人民生活的艰难，传统的沉重、行进的迟滞和对现代文明的渴望与追求。“魂”系在皮绳扣上去追求神佛的幻影，塔贝临死时听到了神谕，可那是二十届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鼓乐声和千万人的合唱”，他最终也没有得到解脱，而追求塔贝的琼，走上了现实的文明之路，她那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却得到了彻底的解脱。

《去拉萨的路上》的甲嘎仁次不是在寻求神佛的幻影，而是追求美好的尘世生活，过真正象人的日子。路上寻求的矛盾不是虚幻与现实的矛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父辈的仇恨在甲嘎仁次的心头无法消失，终于在愚昧的导致下与不相识的仇人占堆血溅荒原。他们的惨死，是对宿命论带血的控诉。

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集中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已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在表现方式上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东西，它为拓宽当代小说的表现方法，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对读者说来，由于作品运用了诸如夸张、隐喻、象征、荒诞等手法以及神话、传说的插入，使审美活动不再是单一的被动接受过程，读者可以积极参与、大胆联想、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体验去重新解释，从而使作品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思想指向，它调动了每一个读者，读者作为审美主体得到了确认。另一方

面，它对于强化小说的民族性，建立我们真正的民族文学，都提供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出现，缩短了我们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北京南城寓所

目 录

红高粱.....	莫 言 (1)
狗道.....	莫 言 (80)
西藏：隐秘岁月.....	扎西达娃 (152)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扎西达娃 (199)
没有司葬的顿月夏巴和无法死亡的老扎次.....	
.....	夏 明 (223)
归去来.....	韩少功 (237)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叶蔚林 (253)
“古里”——“鼓里”.....	蔡测海 (282)